

新文學選集

柔石選集

開明書店



柔石先生遺像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選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為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柔石小傳

魯迅

柔石，原名平復，姓趙，以一九〇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寧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境已不能支，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所以他直到十歲，這纔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範學校；一面爲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後，在慈溪等處爲小學教師，且從事創作，有短篇小說集瘋人一本，即在寧波出版，是爲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爲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後，于一九二五年春，爲鎮海中學校務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略血，但仍力助寧海青年，創辦寧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村發生暴動。失敗後，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寧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爲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于創作之外并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華週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柔石爲發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也爲基本構成員之一，盡力于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爲執行委員，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後，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祕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學上的成績，創作有詩劇人間的喜劇，未印，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戈理基的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及丹麥短篇小說集等。

爲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爲了別的，只因爲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卽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報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

來，但也不是因爲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爲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她就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爲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空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纔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

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爲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爲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託九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爲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一時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他尋得了一個好着落。所以還鄭重其事，託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爲謙虛，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

于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迴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託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託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燄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纔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介紹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爲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着就印朝華旬刊，印近代世界短

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着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兒畫選，是爲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着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華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帳。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華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

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爲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喫力，因而自己也喫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於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麼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鐸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纔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爲他由此可以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託了柔石。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忽忽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

「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走。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這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繫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并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趙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錄，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爲文明至今，到他們纔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沈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

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麼，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